

有没有一些细思极恐的鬼故事？

我妈杀鸡的方式很残忍。

直接拔毛，掏内脏，调料填入鸡腹，缝上，然后悬挂在窗外吹风。

我总觉得这时候鸡还是活的，一串鸡的活尸并排挂在家门口，左摇右晃、互相碰撞，风铃一样在风雪中「咕咕」直叫。

夜晚我总能听见断断续续「咕咕」的声音.....

窗外隆隆巨响，是屋顶不堪重负积雪下坠的声音。

这一年我未满十岁，我蜷缩在沙发上，睁开一只眼睛，还没清醒。

屋子里充满黄色的灯光，身上披的毛毯有些重量，身体又热又懒。

隐约看见姐姐趴在桌上写作业，哥哥正和母亲说话，母亲从厨房端出一口砂锅。

我料想锅里是土豆炖鸡，鸡肉的口感很柴，一种厚重的咸味密密编织在肉的纤维里，是出自母亲之手的风干鸡。

哥哥说过，做风干鸡时，手法必须要快。不必放血杀死，直接拔毛，掏内脏，调料填入鸡腹，缝上，然后悬挂在窗外吹风。

这时候鸡还是活的，一串鸡的活尸并排挂在家门口，左摇右晃、互相碰撞，风铃一样在风雪中「咕咕」直叫。

这场景一直是我小时候的噩梦来源。

母亲借此编造怪谈故事。她说那不是鸡叫。

雪山上有一种叫山魅的精怪，不会主动害人，但会通过模仿、乔装和致幻来欺骗人类，间接致人死亡。

它在冬天模仿鸡叫，引诱人类出去捕猎，人看见远方有鸡的影子，却始终追不到，最终在雪中越走越远，直至迷路冻死。

所以千万不要跑出去。

如果不是跟随大人，我从不踏出家门半步。因此母亲正是用这个故事和一排「咕咕」叫的风干鸡，将我整个童年堵在家里。

如今回想往事，感慨良多。

我家就在雪山半山腰上，我和母亲、哥哥、姐姐住在一起。

父亲在隔壁城市工作，每半个月回家一次，开着他的小卡车。周五晚上到家，周日晚上再走，这两个晚上的晚餐是最丰盛

的。

这一天是周五，正是他回来的日子。

母亲把燃气炉端上桌，桌上就没地方了。姐姐抱着书本跳起来，「妈，我还写作业呢！」这一声将我彻底惊醒。

外头又是隆隆巨响，屋顶另外半边的雪也往下掉。我伸了个懒腰起身，撩开窗帘往外看。

屋外天已经黑透，灰蒙蒙的云郁积在半空中，地上的雪也被映得发灰。

上山的路隐没在密林间隙，每天早晨有人对它进行处理，好使它不积雪也不结冰，雪水就这样沿着下山的路蜿蜒流去。

之前我和哥哥姐姐追逐过雪水，摔得很痛。姐姐曾说：

「雪水让人滑倒，是因为摩擦力变小。如果太阳把雪晒化了一层，雪水渗进雪里，积雪和山之间的摩擦力也会变小，雪崩就是这么来的。」

现在雪停了，再过一会儿路的尽头就会出现车灯。

「马上爸爸就回来了，收拾一下准备吃饭。」母亲让砂锅坐在燃气炉上，然后炒好了几个菜。

我再次撩开窗帘，眺望那条路。尽头的灯光还没有出现，暴风雪却在这时突然降临了。

冷风卷着雪片从没关的小窗里灌进来，家里的东西被吹得猎猎作响、四处乱坠。

「啊，不应该呀！」母亲忧心忡忡地往外看一眼，用力关上窗。

窗户被割了无数刀似的，糊得除了雪看不见其他。风在屋外呜呜嘶吼，间或有树枝坠落乱砸的巨响，听起来又近又远，像是末日降临。

我窝在母亲怀里，和哥哥、姐姐一起围坐在小桌旁，胳膊碰着胳膊。

外面是天气恶劣的黑夜，家虽然小，却能遮蔽风雪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既温暖又有安全感。

桌子正中是土豆炖鸡砂锅，边上挨挤着几个炒菜的小盘子，有炒羊肉，番茄炒蛋，炖萝卜，白菜炒面。燃气炉还在煨着鸡，炒菜的热气只剩几缕。

哥哥用手机查天气，「这个雪太突然，希望爸爸不会堵在路上。」

母亲看了看手机，没有应答。我们继续不声不响地等待，我看见杯子里的牛奶慢慢结出奶皮。

姐姐打破沉默，「上一次这么大的雪，还是在阿松出生那天吧。」

听说我是在家里出生的。

那一天原本也是个晴朗天气，有登山的游客在我家歇了歇脚，就继续往上爬。后来突然下起暴风雪，父亲担心那名游客迷路，上山去找。大着肚子的母亲在家着急，一急，就要临盆了。

来不及去医院，只能在家生，哥哥姐姐帮不上忙，就干等着父亲回家。

母亲痛得奄奄一息之时，父亲终于回来了，他找回了那名登山客。这登山客本职工作恰好是护士，父亲救了她，她救了母亲和我。

接生完后，她给我洗了澡，还说：「这男娃长得真好看。」

我的人生刚出生就经历波折，也无怪乎十岁还依赖母亲吧。我往母亲怀里钻了钻。

哥哥说：「打个电话吧。」

「影响他开车。」母亲搂着我拍了拍，「阿松，先睡会儿。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。」

我这才打起盹来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不知过了多久。

叮叮、玲玲.....

有手机在响。

总有人会去接的，我继续睡，但——

叮叮、玲玲.....

我睁开眼，家里温暖又安静，炉子已经关了。

手机一直在响，大家都在桌旁打盹，我推醒了母亲。

是父亲的电话。哥哥姐姐也醒了。

「他已经上山了，但是油耗没了，车在半路抛锚，现在路也被雪封住。」

母亲挂了电话，很是担忧。

「那怎么办，给爸爸送油吧？」姐姐撩开窗帘往外看。

哥哥打着手电去车库，几个柴油桶竟然都已用空。

母亲回拨电话，长时间的「嘟嘟」忙音，父亲却也联系不上了。

屋外茫茫一片，空有冰天雪地。我裹着毯子，站在家门口向外探了探，风雪小了一些。

这时，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喷薄而出。我跑了出去，跑进茫茫雪幕里。

「阿松！」身后姐姐喊，她原地跺跺脚，也跑出来，「也好，去找一找爸爸吧。」

送不成油，一家人也应该在寒夜里团聚。母亲急忙锁好门，和哥哥姐姐一起追出来。

我们四人摸索着已经被暴雪封住的路，往山下走。

2

我主动跑出家门，是第一次——

嗯？不是，我隐约记得不久前还有一次，我一个人偷偷跑出门，做了什么，却已记不清了。

我走得异常快，母亲、哥哥、姐姐都跟不上我。

我惯是懒散的孩子，这种时候也应该贪恋家中的温暖不愿出门，即便出门也该是跟在家人屁股后面，因为这是一个极深的夜。

既胆小，又依赖母亲。几乎每一晚，我都要母亲搂着我，要听着母亲的声音，才能消减对夜晚的恐惧，进而入睡。我不曾这样冲在前。

但今夜很奇怪，某种强烈的渴望忽然侵袭，令我脚步不停加快。

雪越来越小了，天空却依旧灰颓，树林中弥漫着经久不散的雾气。

「妈妈，路还有多远？」我问道。

母亲没有回答，我也忘记了等待答案。两条腿冷得随时能冻在地里，但仍然僵硬地往前挪。

咯吱、咯吱。

暴风雪停了，世界安静得只剩下脚步声。

天上的云散开一些，月亮半明半昧，树林中的雾气却更加浓郁。大概走了一个多钟头，前方出现一盏忽明忽暗的尾灯。

「我看见爸爸的车了！」我加快脚步向前跑去，「妈妈哥哥姐姐，快来！」

咯吱、咯吱，频率加快。

广阔天地间，小卡车嵌在雪里，林中的雾漫了出来，边际模糊地圈定了一个视界，除了那辆车，其他都成了迷雾背后奇怪而高的暗影。

先是尾灯，再看到车屁股，然后看清了车牌。车斗里砸了两根黢黑的树枝，车顶凹下去一点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我跑到车头。

「爸爸！」我抓着后视镜，踩着踏脚，费劲爬上去，「我们来找你了！」

车窗上结着霜雪，看不见里面。我正要用手擦拭，却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
如果现在把雪擦掉了往窗里看，会看见什么呢？

会是爸爸吗？

心脏像是出走了很久，现在才回归胸腔，渐渐心跳如擂鼓。

我伸出指甲，一条一条去刮车窗上的雪。

「叽——」尖利难听。

姐姐最讨厌这种声音。每次我用指甲刮窗户上的霜花，她就会立刻跳起来：「阿松，不准刮！」

这次姐姐没有阻止我。

刮了三道，露出一个小缝隙，只允许一只眼睛的目光通过。我尽力屏住呼吸，耳边却充斥着喘气声和「嘭嘭」的心跳。

凑近缝隙，往里看去，眼前恍了几秒，才适应里头的光线。

车厢里很黑，副驾驶放着父亲的包和伞，后视镜上的挂坠正摇晃。

主驾驶是空的，车里没有人。

爸爸不见了。

我扒着紧闭的车门，回过头，「妈妈，爸爸不见了……」

身后是茫茫的积雪和迷雾，迷雾背后是奇怪而高的树影。或许是光线折射的缘故，它们看起来又细又长，树枝分了无数的茬，往上直竖。

没有回音。母亲、哥哥和姐姐，都不见了。

我跳下车，围着车子转了两圈，又爬上车斗朝里面看。

「你们在哪——」我朝着四周，大声问。声音被雾气吞噬，没有回音。

我跳下车斗，「咯吱」一声，世界竟有这么安静吗。

我跪在雪地上，慢慢把身子往下压，左脸贴着冰冰的雪，往车底看。

然后就保持着这个动作，哭了起来。

刚刚那脚步声，多单薄啊。在来的路上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「咯吱」「咯吱」的脚步声就只有我一个人的。我就这样独自一人在雪夜里走了一个多钟头。

可我确信他们跟上来了，我还记得母亲锁好了门。如果我们找到父亲，就会把车先丢在这，一家人回去吃一顿团圆的晚餐，尽管菜已经冷了。

可是没有找到，就连母亲、哥哥、姐姐也失踪了。

夜更深了，雪又开始下，四周空茫得像是被抽离出原本的世界。路隐在雾和雪里，我认不清方向。

我坐在雪地上，紧靠着车轮胎，呼吸间是一团团的白气。我哭泣不止。

.....

「阿松啊。」耳后忽而有声音，又轻又细。

「啊。」我连忙回头。

「阿松.....」声音又远。

我辨别出是姐姐，立刻起身，朝她的方向跑几步，「姐姐啊，你们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们！」

「我们就在这儿，阿松快过来.....」声音从树林中而来，但是大雾弥漫，我看不见她。

「可是爸爸的车在这里.....」

「我们一块找爸爸，来吧.....」

声音的来处越发清楚，他们在那边。

我边往声音的方向走，边用力往前看，可任凭我怎么看，也看不透雾。

远方依稀有人影，模糊难辨。我走出了很远，已经被树林和雾包围了，回头看卡车，已无法看清。

我停住脚步。

「阿松啊，快来吧.....」雾中的影子说。

我说：「我看不见你.....」

「你仔细看看.....」

前方的雾中渐渐显露出人形，是姐姐的轮廓。于是我又往前走几步。

人影朝我挥了挥手，风变大了，吹动着雾气。

「阿松，快来.....」

我停住脚步。

「不，」我往后退，「我、我还是回爸爸车上。」

我转过身，紧盯着来时的脚印，往回跑。

「阿松.....」

我咬着嘴唇，恨不能将眼睛也闭起。原来母亲讲的故事，并不是编造的。

那不是姐姐。

冷风呼呼灌耳，树林里的路崎岖不平，我连滚带爬。

身后是又轻又细的簌簌声，两侧的树影也在抖动，风和雾都从后往前快速流动，她跟上来了！

我哭着拼命往前跑，不敢回头看。

跑回小卡车旁，用力去拉车门把手，竟拉开了，我连忙爬进主驾驶位，将门猛地关上。

外面的风又开始呜呜呻吟，我紧紧抱着膝盖，侧躺着蜷缩在驾驶座上，想将自己放得一低再低。

余光却死死盯着窗户，被雪霜封住的窗户上有一个小缝隙，是之前我用指甲刮出来的。

「阿松啊.....阿松，去哪了？」姐姐的声音越来越近。

一条黑影投进来，爬上车顶，拉得极细、极长，从车顶这头划至那头。

又绕到另一边，细长的黑影从车顶那头，划至这头。

黑影再次顿在车门边，我死死盯着那条缝隙。

「阿松.....」

「不.....」我低声呻吟。

一只眼睛从外面，慢慢凑上了车窗缝隙。

黑色的、深不见底的眼珠，是姐姐的。

她的眼珠先是直视前方，缓缓将车内环视一圈，再缓缓向下移。

她由上至下，斜睨着主驾驶座位，不动了。她在看着我。

我的心跳停滞了。

哥哥的声音响起，「阿松，你在车里是吗？」

第二条黑影紧接着划过，从这头到那头。两条黑影交叉，又分离，正围着车的四周来回走。

我嘶嘶喘一会儿气，然后捂着嘴哭，再嘶嘶喘一会儿气。寒冷从脚底开始往上侵袭。

「阿松，爸爸也在车里吗？」母亲的声音。

「出来吧，我们回家吃晚饭了……」

不是的，母亲、哥哥、姐姐，分明都不见了，怎么会凭空又出现。外面的声音不是他们的！

声音停住了，我屏住呼吸。

这时，一只手突然攥住我的脚踝——

「不要！」我蹬腿尖叫，随后嘴也被捂住了。

我瞪着眼睛几欲昏厥，却发现车门并没有被打开。

眼前出现的，是一双同样恐惧的眼睛，他从驾驶座下慢慢伸出头。

该怎样描述这吊诡的场景，父亲一直藏在主驾驶座位下！

我知道父亲体格小，却也不该歪着脖子、弓着背，以这样扭曲的姿势挤在逼仄黑暗的幽闭空间。

可他的手是暖的，他小声说：「阿松，别出声。」

「会过去的，都会过去的，现在，先别出声.....」

我点点头，他松开了我。

车外是呼啸的风，雪变大了，扑扑敲打着车门车窗，余光是车顶缭乱的黑影，他们在车外徘徊。

我抓着父亲的手，不停哭泣，渐渐感受到困倦。

一直以来我要由母亲哄着才能入睡，现在母亲不见了，我却也沉入了梦中。

梦中重映了我看见车的那一刻。茫茫大雪中的小卡车，先是车尾灯，再是车屁股，再看清车牌，再——

可是，为什么先看到的是车尾，为什么车头朝着山下呢.....

父亲不是在上山的路上抛锚的吗？

倒不如说，这一晚经历的才是梦吧。

3

一直以来我要由母亲哄着，才能入睡。

五岁那一年，母亲说：「阿松，你是大孩子了，要学会自己睡觉。」离开了房间。

我在黑夜里睁着眼睛，看着窗外摇荡的树影，无论如何也无法安睡，于是哭着喊妈妈，母亲最终还是心软了。

此后的每一年、每一天，每当黑夜来临，母亲都会搂着我，给我唱歌，哄我睡觉。有时也会和我说话，诉说她有多么爱我。

前几天的夜晚，母亲忽然在我耳旁低语：「如果爸爸不要我们了，怎么办？」

「如果爸爸再也不回来了，怎么办？」

这些话出现在现实与梦境的间隙中，我无法断言那是否真实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我只要有母亲就好了，但我也不想母亲难过。

我在梦中不断反刍着过去。

「.....车半路抛锚了。家里油不够，没加满，本来想坚持到山下再加，路上就下了暴风雪.....一切都太突然了，我们家本来多幸福啊。」

「我半个月回家一趟，周五晚上到家，周日晚上再走.....」

「是的，昨晚上我们一家吃过了晚饭，我就要开车回城里上班了.....」

「小儿子依赖我，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不想要我走，这次竟偷偷溜到我车上，躲在副驾驶座位下，下山的半路上我才发现.....」

「警察同志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昨晚雪太大了，就这样发生了雪崩.....」

雪崩。我在睡梦中听到了这个词，心脏便开始发痛。

「就在我走后不久，我老婆孩子都死在了天灾里。要不是小儿子阿松溜进车来，跟着我逃过一劫，我们一家五口可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啊.....」

是父亲在说话。

我睁开眼睛，是医院。病房里人很多，父亲、警察、医生、护士，乌泱泱的人头，看不清面貌。

但人群中有一人，模样是清晰的。

她的眼睛很美，眼尾上挑，眉毛微皱着。她温柔地注视着我。

我定定地看着那个女人。似乎很久以前，我曾见过她。

人群逐渐散开，一个个离开病房。她站在原地，然后向我走来。

越来越近，她是护士，胸口有名牌，上面写着「美雪」。

一旁的父亲握住我的手。我头没有动，眼睛斜过去看他。

「阿松，以后就和爸爸在城里生活吧。」父亲眼神游移，「学会遗忘，这样才不会痛苦。忘了妈妈、哥哥、和姐姐。」

我没有意识到失去。很多事情我还没想明白，也暂时没有精力思考。昨晚我和父亲在车里躲了一整夜，受了很久的冻，身体没有大碍，只是想睡觉。于是我接着睡了。

我以为下次醒来，梦也就醒了，我会躺在家里的小床上，窗外是始终如一的雪山，母亲在客厅喊我吃早饭。

醒来就到了我的十岁生日。

病房里有气球、玩具和蛋糕，一些陌生人来给我庆祝，他们被称作社会爱心人士。父亲坐在房间一角，强颜欢笑。

他们围在我身边，说：「阿松，别难过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以后都要快乐地过生日啊。」

所以说，爸爸，这是怎么回事啊。

那天晚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一天是周五，母亲做好了晚餐，我们一起等待在外工作了一周的父亲回家。

可是突发暴风雪，父亲的车抛锚在路上。我们下山找父亲，可半路上母亲、哥哥和姐姐都不见了，父亲扭曲着身体，躲在车座下。

却从父亲口中得知，那一天是周日，父亲已经在家过完了周末。

一家人吃过了晚餐，父亲准备回城上班，而我偷偷溜进了父亲的车，和他一同下山。后来突发暴风雪，车抛锚在路上，山上发生雪崩，母亲、哥哥和姐姐死了，我和父亲幸免于难。

是两种有共通处、本质却截然不同的发展。父亲所说的更符合实际，因为那天确实是周日，也确实发生了雪崩，三个至亲真的都离我而去了。

可是，那一夜在雪地中行走的感触是如此真实，我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发生了错乱。

我更不相信，我会偷偷溜进父亲的车跟他一起走。因为我是如此依赖母亲，我每晚都需要母亲哄着入睡，怎会选择离开。

父亲所说的更符合实际，但他也撒了谎。

生日当天，我出院了，父亲带我回了他在城市的房子。这个家有成对的拖鞋、毛巾，因为这不是父亲一个人的家。

对此，他没有做太多解释，只是把我领进门后，向我介绍说：「这是美雪阿姨。」

美雪正在做晚餐，她靠在厨房门边，温柔地喊：「阿松。」

她的长相给我一种遥远的熟悉感。遥远的过去，我似乎曾躺在她的怀里，从下往上这样看过她的脸。

「好久不见。」她说，「你出生那天，我们见过的。所以今天也是我们认识十周年的纪念日。」

原来如此。人的记忆有如此奇妙，我仅仅是出生那天见过她，便埋下了记忆的种子，直到今天还有熟悉感。

但这也不会妨碍，我应该恨她的事实。

一直以来我生活在雪山上，和母亲、哥哥、姐姐一起，闭塞着自己，与世隔绝。直到这一天开始，真实的世界才向我展露形貌。

对于一个世界观初步成形的十岁孩子来说，未免太残忍了些。

而父亲接着说：「妈妈给了你第一次生命，美雪阿姨给了你第二次。那一年，她去爬山，也是突发暴风雪。爸爸在大雪中救了阿姨，而阿姨救了妈妈和你。她还给你洗了澡。」

太过残忍了，告诉我这些。日后我该怎么坦然地恨她啊。

美雪笑着说：「当时阿姨还夸你长得好看，今天再看，阿姨的眼光果然没错。」

美雪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有土豆炖鸡砂锅，燃气炉煨着，正冒热气。我怔怔地坐在桌边。

「那顿晚饭是真的吗？」我说。

「什么晚饭？」

「暴风雪的那一夜，妈妈做的晚饭。她也做了土豆炖鸡。」

「阿松，你听过卖火柴的小女孩吗？」美雪说，「小女孩冻死前，擦亮火柴，看见了暖炉和晚餐。」

原来如此。

父亲曾经在雪山上遇见旅行者冻死的尸体，脸上挂着微笑，赤着上身，死状诡异却祥和。

因为冻死的人不会感受到痛苦，他会在死前做一场温暖的美梦，那梦甚至温暖到令他脱下衣服，含笑死去。

「这样的幻觉，很美好，不是吗？」美雪说。

来到新家的这一天，我没有吃晚饭。我躲进房间，埋在被子里瑟瑟发抖。

我为什么会和父亲一起躲在车里被救下，我本该和母亲哥哥姐姐一起，死在一场美梦里。

我在心里不断祈祷，妈妈，请抱住我吧，我想睡一个好觉。

于是在现实与梦境的间隙里，我真的感受到了母亲的温度，听见了她哄我的声音，我平和地睡去，下一刻身体却猛地抽动，挣扎着想逃离。

我猛然睁开双眼，是黑夜，和陌生的房间，冷白的路灯光透进来丝丝缕缕，窗外的影子投在天花板上。一个披着长发的女人站在床头。

我虚弱地尖叫。

「阿松，被子够吗？」黑暗中响起美雪的声音，「晚饭没吃，饿吗？」

「我害怕。」我说。

「害怕什么？」美雪打开灯，坐在我床边，「阿松，都过去了。以后阿姨会好好照顾你，就像妈妈一样。」

「我看见了妈妈，」我说，「还有哥哥姐姐。他们出现在下山的路上，围着爸爸的车走。可他们明明死在了家里。」

「真的吗？」

「真的，但那不是他们。我听说过叫山魅的妖怪，它会和人开恶劣的玩笑。」

那一年我十岁，听了太多的怪谈故事和童话，但始终看不透现实的走向。那个雪夜，到底哪些是真实的，哪些是虚幻的？

如果那一夜，我早就知道母亲、哥哥、姐姐已经离世，当山魅的幻象出现时，我还会逃开吗？

不会的，即便害怕，即便被欺骗，也要再多看他们一眼啊。

4

记忆中的第一个新家，其实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。后来我和父亲、美雪搬进了更大的房子。

横祸之下也带来了横财，来自保险。

有时我会不无恶意地想，这一切是否是个阴谋。

当然父亲操纵不了自然现象，但他也并不无辜。每半个月回家一趟对他来讲，是负担吧，他更想永远留在城市，真正开始新生活。

当年他开车下山，会不会有那么一点，期待天灾的来临？

离那场事故已过去六年。如今我十六岁，明白了当年父亲那无伤大雅的谎言，不过是粉饰失职又愧怍的自己。

暴风雪来的那一夜，我没有溜进父亲的车，父亲也没想带走我。

窗外的隆隆声响，不是屋顶积雪下坠的声音，是雪崩的声音，我和母亲、哥哥、姐姐一同被埋进冰冷的深渊里，在雪中昏死过去，也就在梦中醒来了。

温暖的房间和毛毯，土豆炖鸡砂锅，趴在桌上写作业的姐姐，等着父亲回家吃晚饭的我们，都是虚幻的，只有走出家门是真实的。

不知是强烈的求生渴望驱使，还是冥冥中听见了上方母亲的呼唤，我从虚幻的梦境中醒来，爬上了雪层，又独自一人走过长长的夜路，找到父亲的车。

一直以来我都是懒散怠惰的、惯爱依赖别人的孩子，那一次我冲在了前面，把母亲、哥哥和姐姐远远抛在后面。

母亲过世后，我不再、也无法依赖她了。黑夜里没有她搂着我哄睡，我也能独自睡去。但我时常怀念在母亲怀中安然入睡的旧日时光。

人总要长大的啊。

我站在现在的家门口，这扇棕黑色的大门又宽又高，沉重得仿佛随时会朝我压下。

美雪从里面打开门，热情地笑道：「阿松回来了呀。」

她的样貌和六年前，甚至和十六年前都没有太大差别，依旧年轻美丽。她刚做完晚餐。

如今美雪早已辞去医院的工作，父亲换了一辆更大的卡车，他现在的工作是运送雪山上的垃圾。

近年来大约是温室效应的缘故，雪山上的积雪越来越薄，陈年的垃圾就显露了出来，都是登山者们留下的。

有时他们随手扔下塑料瓶、塑料袋等垃圾，有时他们死了，自己就变成了垃圾。

正是我家所在的雪山。当年被雪崩摧毁的房子已经修好，父亲工作时常常路过，我还没有回去看过。

现在的家采光不好，日常都十分阴暗，进门是客厅连着餐厅，尽头是一扇背阴的窗户。父亲坐在餐桌主座，从他那边延伸至这边的餐桌很长，可以轻松坐下八个人。

当年雪山上的家和餐桌都太小了，哥哥姐姐写作业都要借用餐桌，吃饭时几个菜就能把桌子排满。

但家里始终充满暖黄的光线，始终其乐融融。我也时常怀念和母亲、哥哥、姐姐围坐在窄小的桌旁，胳膊碰着胳膊共进晚餐的时光。

晚餐照常丰盛，我们三人各自坐在一边，并不交谈。我知道餐桌另一头的美雪在看着我，用那双美丽的眼尾上挑的黑眼睛。

心脏嘭嘭跳动起来，逐渐过速。我没有抬头，盯着最近的菜，两分钟便吃完。

「不再吃一点吗？」美雪失落地说。

「不了，妈妈。」我说。

「对了，爸爸。」我继续说，「明天你工作的时候，带上我吧。」

要回雪山看看。

山魅是雪山上的妖怪，喜欢恶作剧，喜欢用模仿和乔装给人制造幻象。总之，请再对我做一次恶作剧吧，这次我不会逃开了，我宁愿在幻象中长眠不醒。

这样期盼着，我不敢在客厅逗留，快步逃回房间，关上门，靠在门背后平复过速的心跳。

现在的家很大，曲折和拐角太多，在家中走着，总是在下一个拐角，我看见美雪站在不远处注视着我。

每当我的目光遇见她，她都在注视着我。好像她不是存在于现实中，而是存在于我的目光尽头。

这样的继母令我害怕。因此我一直住校，直到假期才不得不回家，回家了也只想躲在房间里。

晚上起了夜风，在窗外呜呜地刮，树影摇荡。城市的窗外和雪山的窗外截然不同，城市的黑夜更黑一些，冷白的路灯光是微弱的。

我翻了个身，裹紧被子，却感到寒意丛生。

风继续刮着，窗户微微震动，房间里十分寂静。

我紧紧闭着眼睛，将被子拉上来，拉过头顶，再次听见了自己的喘息声和心跳声。

这时，一只冰冷纤细的手，从床尾伸进来，摸到了我的脚。

我触电一般缩起来，抬起头往那边看。一个披着长发的女人蹲在床尾，我只能看见她的头。

「妈妈，你又来了……」我声音颤抖。

美雪缓缓站起来。

「我只是来看看你，有没有蹬被子。」

美雪轻轻说完，离开了。

几乎日日如此，在我在家的每一天。我从未和父亲说过这些事，毕竟父亲深爱美雪。

5

第二天，父亲开着他的大卡车，带着我上雪山。

时隔多年，雪山的路已然变宽。在山路上往远处眺望，可以看见山体的棱角从雪层中裸露出来，近些年很少有下大雪，积雪确实比当年薄了很多。

「我一直很愧疚。」父亲说，「曾经我想做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」

我意识到父亲的倾诉欲，但没有回应他，我只是看着雪山。

「以前我就遇见过登山者冻死的尸体。他们脸色灰白，结着冰霜，冻僵了，却笑着。这感觉很诡异，也很绝望。」

「为什么绝望？他们死得很幸福。」我说。

「因为他们无法摆脱温暖的幻象，这种无力是非常绝望的。」父亲继续说。

「如果摆脱了幻象，清醒过来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但在残酷的冰天雪地中，没有人能摆脱那种幻象。他们会沉陷在虚幻的温暖幸福中，甚至脱掉衣服，让死亡的进程加速。」

我沉默了。当年我之所以爬出雪层，是因为听见母亲呼唤我的声音，她喊醒了我。

「十六年前，美雪来登山，她在我们家歇了歇脚，就继续往上爬，结果下了暴风雪。当时我没有其他想法，只是不想再多一具那样死去的尸体，于是去找她，把她救了回来。」父亲说。

「那时我没有想过，后来会爱上她。」

我冷笑一声，没有接话。

「我知道自己非常失职，但那灾难也不是爸爸造成的。现在爸爸在雪山上，几乎每一天，都能发现新的尸骸，每发现一次，我就想起当年你妈妈、哥哥和姐姐从雪中挖出来后的样子。」

父亲的声音哽咽了，「我现在能做的太少了。我能做的，只是把我们家的房子重新修好，布置得和从前一样。希望他们的灵魂可以在家中安息。」

「阿松，一会儿爸爸去工作，你就到家里坐坐，看看是不是和原来一样。」

父亲在家门口把我放下了。我看着这间屋子，确实和当年如出一辙。家门口的一串长绳，是曾经用来悬挂风干鸡的。

家中的装潢布置也近乎一样。仿佛下一刻，妈妈就会从厨房走出来，端着一口砂锅，放到小桌上。姐姐趴在桌上写作业，见状跳起来，「妈，我还写作业呢！」

仿佛下一刻，哥哥就会拿着手电从车库中走出来，走进家门，说：「柴油没有了。」

我在沙发上蜷缩起来，盖好毛毯，抱着自己的身体，期盼着醒来就是这样的温暖场景。

可是再次睁开眼，屋内光线暗了，冷冰冰的，窗外的天已近黄昏。

我走出家门，眺望远处的天空和密林。丝丝缕缕的晚霞漂浮在空中，雪山的那一侧映着霞光。倦鸟低低盘旋了一圈，飞入林中归巢。

林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雾气，我迈开脚步，坚定地往里走去，并凝神每一个细微响动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雾的尽头依稀出现了人影。我终于喜极而泣，脚步越来越快，奔跑起来。

离那人影越来越近，雾气渐渐散去，我停下脚步。

是父亲，他直立在那儿，闻声转过身来，怔怔地看着我。

他嘴里含混不清地嗫嚅着什么。我没有听清。天已经黑了，我跟着他上车。

下山的路上，他不再说话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说过话。

关于父亲为什么患上失语症，我和美雪都没有头绪。

一整个寒假，我带着父亲走遍各大医院。医生们总是问：「你爸爸那天看见了什么？」

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的工作是运送雪山上的垃圾。那天他在工作，我在曾经的家中睡了一天。

父亲如同被抽离了魂魄，已然无法工作了。美雪精心照顾他，每天同他说话，看着似乎很关心，从她眼中我却看不见感情。

一直如此，从六年前到现在，她看父亲的眼神总是淡漠的。而每当她出现在我的目光尽头，每当她站在下一个拐角后注视着我，我才觉得她是个活生生的人。

父亲每天坐在家中，看看做家务的美雪，紧紧盯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便看向别处。

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，某一天晚上，父亲哭着来到我的房间，说什么也不想和美雪一起睡，他在害怕她。

此后的每一个晚上，在我的房间里，我都掐着父亲的肩膀，逼问他：「那天你看见了什么？」

「在树林里，你跟我说了什么？」

「为什么害怕她，她是不是有问题？」

问到最后我也魔怔了，我问父亲：「是不是她害的？是不是她害了我们全家？」

父亲每次都流着泪，张着嘴看着我，全身都在用力，似乎那句话就要脱口而出了。

可任凭我怎么摇晃他的身体，他最终都说不出口。像是说出口后，他的整个世界就会崩塌。

这一晚，父亲用尽所有力气，终于大着舌头挤出两个音节，「回.....家.....」

我愣了片刻，泪流满面，「好，爸爸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家。」

多日神经紧绷，我已身心俱疲。我把父亲哄睡下，也睡了过去。

我果真长大了，曾经在幼年时期，如果没有母亲在，入睡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。

我沉入梦乡，到了半夜，却因为细微的响动，醒了过来。

身边的父亲沉睡着，没有动静，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，时隐时现。

我在黑暗中坐起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有细小的絮在月光中下坠，下雪了。我蓦地起身。

门外有声音。

我披上衣服，悄悄地下了床，摸着黑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父亲。

床的一侧隆起一个山包，随着呼吸的频率规律起伏。

我屏住呼吸，轻轻拧开了门把手。

房间外漆黑一片，只有微弱的月光投在地面上。那声音时隐时现，变大了一些，似乎是有人在窃窃私语。

就在下一个拐角处。

我咽了一口口水，悄无声息地往拐角走，就在下一个拐角。

越来越近了，好像客厅里有忽明忽暗的光亮，是电视还开着吗。

拐过下一个拐角，电视在黑夜里开着，没有节目，只有满屏的雪花，和「沙沙沙」的忙音。

簌簌抖动着黑白两色，正像往日的暴风雪。

一切就在寂静的午夜发生。电视的对面，美雪背对着我，正端坐在沙发上静静观看。

我想要后退，腿脚却不受控制，向那披着长发的背影走去。

这一段路好像很长。美雪忽然有了动作，她抱着怀里的枕头，轻轻摇晃。

「阿松。」她轻声说。

我停住脚步。

「如果爸爸不要我们了，怎么办？」

她轻轻笑了一声，继续说：「如果爸爸再也不回来了，怎么办？」

我呆立在原地。

「那就不要了，有妈妈永远陪着你。」她温柔地答道。

是母亲的声音。

电视上满屏的雪花沙沙抖动，美雪抱着枕头，慢慢站起身，朝着我转过来。

她在黑暗中注视着我。

我捂住嘴后退了一步，「你、你是.....」

「阿松，你不认得我了。」是母亲的声音。

那天在树林里，在雾的尽头，父亲怔怔地看着我，含混不清地啜嚅着什么。

往日重现，他的口型放慢，我看明白了。

父亲说：「我没有救回她。」

「十六年前，美雪就死在了暴风雪中.....」

「我救回来的，是和她长得一样、声音一样的另一个人.....」

7

母亲曾给我讲过山魅的故事，大概是时间太久远了，我只记得大概。

雪山上的山魅，从不主动害人，但喜欢恶作剧。它会模仿声音，乔装打扮，以及致幻。

它在冬天模仿鸡叫，引诱人出去捕猎，人看见远方有鸡的影子，却始终追不到，最终在雪中越走越远，直至迷路。

迷路的人饥寒交迫，恐惧非常，于是山魅为他制造了幻象，幻象中有家人，有暖炉，有丰盛的晚餐。他就在与家人共进晚餐的温暖时光中，微笑着死去了。

「要小心山魅的晚餐啊。」母亲帮我把被子盖好，走到门口，
「阿松，你现在是大孩子了，以后要学会自己睡觉。」

「要学会独自面对一切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晚上再怎么叫妈妈，妈妈都不会来了。」母亲关上我的房门。

.....

「十六年前，美雪就死在了暴风雪中.....」

「我救回来的，是和她长得一样、声音一样的另一个人.....」

.....

我明白了，父亲那一天在雪山工作时，遇见了真正的美雪的尸骸。

那么这么多年，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是谁呢？

那么——那么——

那么母亲关上我房门后的无数个黑夜里，搂着我、哄我睡觉的那个人，又是谁呢.....

「阿松，你不认得我了？」美雪朝我走来，「你忘了，从你五岁开始，她再也没有来过你的房间。每一个夜晚，你都是在我的怀中安然入睡的啊。」

她走到我面前，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，我便倒在她怀里。

她带着我走去沙发上，搂着我轻轻抚摸，用哄我睡觉的声音同我说话。

我在她怀中不停哭泣，我说：「是你做的，是你带来了雪崩.....」

暴风雪降临的夜晚，被抢走的父亲，死去的母亲、哥哥和姐姐，失去的家.....

「不，」美雪说，「是你。」

「不是我！」我拼命摇头，想把那些逐渐回归的记忆抛出脑海，可那些记忆却越发清晰，「不是我！是你害的我，是你——」

可是啊，山魅是从来不会害人的，它只会蛊惑人——

暴风雪来临的前一夜，她正是这样搂着我、哄我入睡。

她在我耳边低语：「爸爸明天就要走了，阿松。」

「如果爸爸再也不回来了，怎么办？」

「妈妈，你不要难过……」我在梦中回答她，「如果爸爸不想再回来，明天就不让他走了。」

「是啊，阿松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」

「妈妈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」

那一夜，我穿好衣服下了床，走出房间，走出家门，走过那一排风干鸡的死尸，来到了车库。

「阿松，远一点吧，」她说，「这样才不会被爸爸发现。我们去山顶上吧……」

梦游的人有无限潜能。一整夜，我拎着柴油桶，五六次来回，一桶接一桶将柴油带到山顶，全部倒尽，直至天空微明才回到床上。

「不是我……不是我……」我在她怀中拼命摇头，泪流满面。

我和哥哥姐姐曾追逐过下山的雪水。

姐姐说：「雪水让人滑倒，是因为摩擦力变小。如果太阳把雪晒化了一层，雪水渗进雪里，积雪和山之间的摩擦力也会变小.....」

「雪崩，就像蝴蝶效应一样，雪水涓涓流淌，润物无声。有时雪层上滑出一个小裂缝，有时你朝着山上大喊一声，大灾难就来了.....」

姐姐啊，雪水不是最滑的。

油才是最滑的。

这是人生同我开的最大的玩笑了。

8

父亲患了失语症，他拼尽全力，也只能说出：「回.....家.....」因此第二天，美雪就带着我和父亲，往雪山的方向去了。

我坐在车上，看着车窗外。人流、车路、树木往后倒退，城市的街景一幕幕划过，如同时间倒流。

某一刻窗外倏忽间开阔起来，变成了郊外，再过一会，就变成了雪山。如果时间真的在倒流，该很好。

「阿松，和妈妈说说话。」美雪说。

我低笑了一声，摇摇头，「不，你不是妈妈。」

「你不是人，你没有心。」我说，「你只会恶作剧，拿人的人生开玩笑。」

美雪苦笑着，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话。

「我模仿过太多人，模仿他们的声音，和样貌，但从没有真正体验过人的生活。」

「我为人类制造了无数个与家人共进晚餐的温暖幻象，并抱着恶作剧的心思冷眼旁观，却在漫长的生命中逐渐开始思考一个问题。」

「这样的场景真的很幸福吗？和家人在一起吃饭，真的就能让人心甘情愿沉沦，直至生命逝去吗？」

「我想这个问题想了太久，始终找不到答案。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独自生活在这雪山上，没有家，也没有过家人。」

「于是那一天，我不过是一时兴起，想去人类家庭看看，却把自己陷进去了。」

「这个家正是我所憧憬的，温暖的人类家庭。十六年前，我抱着刚出生的你，给你洗澡，心里就想：当人也不错。我觉醒了人类情感，想要的就变多了。」

「最开始我只敢在窗外偷看你，却把你吓得大哭，从此你每晚都需要母亲哄着才能入睡。后来她不哄你了，我便大着胆子进了你的房间，模仿你的母亲哄你睡觉，就这样重复了很多年。」

「接近你的父亲实属不得已，因为我对人类家庭的渴望与日俱增。我不想再制造晚餐的幻象，我想真正为你做晚餐；我不想只是晚上见到你，我想让你做我的孩子，和你朝夕相依。」

「为此我一直在努力地模仿。」

美雪说着，转过头来，用那双美丽的眼尾上挑的黑眼睛看着我，「现在我已经变成人了。我有血有肉，会心痛，也会死。」

我们来到雪山中的家时，已经天黑了，天上缓缓飘着细雪。

美雪继续说：「可是，我至今仍未体验到人类家庭的温暖，至今仍未体验到如幻象中一般温暖的晚餐场景。」

「因为阿松，你从来不肯好好吃一顿妈妈做的饭。」

对此我不作回应。

父亲去房间里休息，美雪去厨房做饭，我躲进了我的房间。

过了一会儿，美雪来敲门，「阿松，吃晚饭了。」

我抵在门背后，不声不响。

「阿松.....」门那头传来美雪的啜泣声，「出来吧，和妈妈一起吃饭.....」

我摇了摇头，用力抵在门背后，仍然不声不响。

美雪敲了很久的门，终于放弃了。我靠在门边，听见她把饭菜倒掉的声音。

我在房间里，静静地哭了很久。从昨夜到现在，我似乎要把这些年积攒的眼泪都流干。

夜深以后，客厅里传来了说话声。

我蓦地清醒了，连忙打开门走出去，眼前的景象令我睁大眼睛。

天已经黑透，屋子里充满黄色的灯光，空气温暖又干燥。

姐姐把书本扔到一旁，取来燃气炉放在桌上。母亲从厨房端来砂锅。哥哥把暖炉开得大了一些。

桌子正中是土豆炖鸡砂锅，边上挨挤着几个炒菜的小盘子，有炒羊肉，番茄炒蛋，炖萝卜，白菜炒面。

母亲、哥哥、姐姐一起围坐在小桌旁，胳膊碰着胳膊，静静等待。

「爸爸和阿松什么时候回来？」哥哥打破沉默。

姐姐说：「妈，我饿了。」

母亲说：「再等一会儿吧，他们堵在路上了。」

我情不自禁走过去，伸出手，喊：「妈妈。」

他们听不见我，也看不见我。

我侧过头看向角落里的美雪，她始终静静地旁观这一场景。

我冷冷问道：「是你做的吗？」

她摇摇头，「不是。」

「每到夜幕降临，他们就会出现。」美雪说，「他们当年下山去找你和你父亲，但你们躲在车里，没有跟他们走。」

这么多年，他们一直在等着迷途的亲人回家。

我点点头，恍然明白了什么，忽然雀跃，我往厨房走去。

「阿松，你要做什么？」美雪跟上来。

我从厨房取出一把刀，往父亲的房间走。

「阿松，你站住！」美雪拦在我身前，满脸惊恐，「你不准这么做！」

「我害死了母亲、哥哥和姐姐，现在再多两个，也无妨吧。我不是人了。」我扯了扯嘴角，笑着对美雪说，「你已经变成人了，那你做人吧。我不做人啦。」

「你不能这样.....不能这样对我.....」美雪哭着来抢刀，「你要我怎么办，阿松，我的心很痛，没有你我会死的.....阿松，求你不要这么做.....」

我笑着摇摇头，错开她，走进父亲的房间，将门重重关上。

「爸爸。」

「妈妈喊我们回家吃饭了.....」

尾声

下着暴风雪的夜，母亲已将晚餐做好，屋内满是融融暖气。

母亲、哥哥、姐姐围坐在小桌旁，胳膊碰着胳膊，看着面前一桌子菜，静静等待。

这时响起了敲门声。

「他们回来啦！」姐姐欢呼着去开门，迎进了父亲和我。

父亲拍拍身上的雪，将大衣脱下，哥哥接了过去，说：「快进屋暖暖。」

「你们怎么不先吃呢。」父亲凑到餐桌边，去揭砂锅的盖子，
「好香，妈妈做了什么好吃的？」

「土豆炖鸡。」母亲笑吟吟地拧开燃气炉，继续煨鸡，又拿起桌上的炒菜，打算去厨房回个锅。

等菜再次上桌，一家人便吃起了团圆饭。

这时，敲门声再次响起。

「阿松，你去开门。」

我已经十岁了，胆子还很小。我迟疑着走到门口，回头望望家人，还是不敢开门。

「阿松，开门吧。」母亲鼓励我，「天气太冷了，还下着雪。这时候没有家的人是很可怜的。」

我点点头，打开了门。

是一个登山的阿姨，她小心翼翼地说：「我可以进来吗？我好冷，也好饿。」

她看着我的脸说这些话时，不觉中竟泪流满面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